

中国文学名著

徐宏智 单东浩 著

努尔哈赤与紫薇夫人

47.4
5

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，是根据努尔哈赤年轻时代的史实、传说、轶事而写成的。它描绘了满清王朝的兴起和初创时期的情况，着重写的是努尔哈赤与紫薇夫人悲欢离合的故事，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纯真爱情，具体地表现出满汉两族人民的深厚情谊和经济文化的交往。

该书人物形象鲜明，语言流畅，故事起伏跌宕，情节曲折惊险，富有传奇色彩。

努尔哈赤与紫薇夫人

Nuerhachi Yu ZiweiFuren

徐宏智 单东浩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：70,000 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4¹/₄
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

责任编辑：王德昌 插 图：石庆寅

封面设计：耿志远 责任校对：文 川

统一书号：10158·880 定价：0.72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野老滩，大帅狩猎遇难
刺猛虎，壮士着意救主 1
- 第二回 设家宴，憨郎酒酣受宠
守剑楼，总兵巧设新谋 8
- 第三回 龙得水，憨郎苦读兵书
凤生疑，紫薇借古喻今 15
- 第四回 李如柏，院里寻花戏柳
勇憨郎，护院剑拔弩张 22
- 第五回 恶总管，祝寿暗偷桃李
浪夫人，施计箭射双雕 30
- 第六回 月朦朦，瑶琴喜觅知音
星闪闪，憨郎紫薇定情 38
- 第七回 感君恩，深究宏图大举
念妾意，闲话治国之道 52
- 第八回 拜佛祖，暗祷无限心曲
敬神灵，越觉爱海无边 60
- 第九回 避祸灾，憨郎深夜出逃
救郎君，紫薇香魂归天 67
- 第十回 苏子河，憨郎惊奔受阻

	斗智谋，巧收下额亦都.....	78
第十一回	安营寨，重振赫图阿拉 出奇兵，治服尼堪外兰.....	85
第十二回	庆功宴，不忘紫薇夫人 展宏图，奠定王霸之基.....	95
第十三回	额亦都，力劝努尔哈赤 那拉氏，巧扮紫薇夫人.....	107
第十四回	创后金，建州登位称汗 伐大明，出师连连告捷.....	117
第十五回	踏故地，忆然追封紫薇 定新都，奠定满清王朝.....	125
后 记		

第 一 回

野老滩，大帅狩猎遇难
刺猛虎，壮士着意救主

万历三年四月十八，明朝的辽东重镇——辽阳城，四门大开，披红挂新，钟鼓齐鸣，一派升平景象。

镇远门前，一清早就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挤满了。各种鲜货摊床，大小丝绒绸缎庄，茶馆、饭铺、中药堂，都高高挂起了金牌新幌；叫买叫卖的，耍猴练把式的，麻衣神相、黄雀抽贴……满街筒子都是欢声笑语，充满了节日气氛。

这时，突然从远处传来三声炮响。接着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在当当当的开道锣声中由远而近。只见五十多名英武强悍的骑兵，簇拥着辽阳总兵李成梁飞奔而来。百姓们纷纷躲避，惊慌地望着这队人马奔出城外。

李总兵五十多岁的年纪，由于他多年的军旅生涯，训练有素，再加上保养得体，看上去也就四十挂零。他黄白镜子脸上，两条立剑眉，一双丹凤眼，颌下三绺儿过胸长须，显得神逸飘洒，

气度不凡。他骑在一匹旋风似的大青马上，魁梧的身躯顶盔贯甲，手擎苍鹰，臂挽硬弓，使得这位辽东名将更加威风凛凛，豪气飒飒。今天，他是带着亲兵卫队出城狩猎的。

离城三十多里，是辽阳有名的猎场野老滩。此处虽然没有高山峻岭，却也丘陵起伏、草密林深，是一个天然的狩猎场所。李总兵双脚扣住马肚子，扬手一鞭，大青马似一团飞舞的青烟，飘然冲在前面。来到猎场，李总兵猛地一拉缰绳，大青马哐哐连声长鸣，前蹄腾空而起，又轻盈地踏落地面，嘟噜嘟噜地打着响鼻。身后的五十多名亲兵赶上来，雁翅般地勒马列阵两侧，等候着命令。

李总兵左右扫视一眼，嘴角浮起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。他是一位身经百战，英勇过人的大将。训练队伍一向严格，并注重实战。他常常率领亲兵围猎，就是为了锻炼实战能力。至于猎物，则大部分赏赐给亲兵战将。

他看到亲兵们都勒马待命，跃跃欲试，捋着胡须的手慢慢举了起来，猛地向前一挥，只听一阵战马嘶鸣，五十多匹骏马箭一般冲向密林深处……

李总兵信马由缰地踏进猎场，越过一个山丘，爬过一个土冈，只见远处的草丛分合乱动，他想这一定是只狐狸。不一会，觅食的狐狸露头

了，李总兵一拍大青马，嗖地一声朝狐狸追去。不料，前边有一条小河拦住了去路。大青马立即伏身，猛地一窜，四蹄腾空，来了个燕子钻天，跃过河面。随着一声响亮的弓弦声，狐狸应声倒地，李总兵哈哈大笑。

盘旋在猎场上空的苍鹰一头俯冲下去，用利爪抓住狐狸，向李总兵马前飞来。苍鹰刚欲落地，蓦地尖叫一声，又腾空而起。这是一只训练有素、嘴利爪锋的神鹰，这是怎么了？原来从山冈树丛中跳出一只猛虎。李总兵喜出望外，这地方还很少遇见猛虎呢。他洒脱地从背后的箭壶里抽出一支金钐箭，端坐在马鞍鞍上，张弓搭箭。只听大喝一声：“着！”金钐箭流星闪电般射进老虎的软肋。疼得老虎大吼一声滚下了山冈。

李总兵催马急追，大约跑了三里多地，看见那只老虎正在一条沟底打滚。他勒住缰绳飞身下马，从肋下抽出宝剑奔上前去。受伤的老虎一见人来，一声长啸，凶猛地扑上来。李总兵不愧是辽东名将，他不慌不忙地侧身一跳，老虎扑了个空。等它刚刚掉过头来，李总兵腕子一抖，锋利的宝剑闪一道寒光，直刺老虎的咽喉。

李总兵望着死虎，欢悦地笑了。他喜不自禁地拍拍大青马，说：“大青，还亏你腿儿快，说吧，该怎么赏赐你？嗯，哈哈……”

大青马仿佛懂得主人的心意，扬起头来轻轻

叫了几声，还亲昵地在主人身上嗅来嗅去。突然，大青马耸起了耳朵，接着四蹄不安地踏着。大青马愈发骚动不安，竟致昂头四望哐哐乱叫。

一阵狂风吹得树叶哗哗啦啦山响，自古道：“云生从龙，风生从虎”，这风声树声来得好快呀！

李总兵猛然醒悟，一定有更大的猛兽到来。果不其然，他一回头看见身后两丈来远的山冈上，伏着一只个头更大的猛虎。只见老虎前爪搭地，后背弓起，两只眼睛似在滴血，正准备起扑。李总兵明白了，这一定是前来复仇的雄虎。他刚想再抽宝剑，那只雄虎已经腾空而起，向他扑来。李总兵急忙闪身躲过，左臂已被老虎抓破，鲜血浸透了袍袖。没容他喘息，狂怒的老虎已竖起铁棍般的尾巴拦腰向他猛扫。躲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怎么办？他急中生智，一栽身子，来个仰天观日，平躺在草地上，躲过了老虎的尾巴。疯狂的老虎一个旱地拔葱，身子在空中打了一个旋，又向他猛扑过来。李总兵说声不好，双腿一蜷，顺势滚下山坡，可是没等他起身，居高临下的老虎又来了个连环跳，势如泰山压顶。李总兵双眼一闭，心想，完喽！自己在千军万马中厮杀半辈子没有闪失，想不到今天却丧生虎口……

“逆畜，休伤大帅！”犹如平空炸了一个响雷，随着一声断喝，“哗唧唧”一声脆响，一柄



三股钢叉凌空飞起，朝猛虎刺来。“嗷”地一声惨叫，钢叉正扎进猛虎张开的血盆大口。这只吊睛大虎翻身跌落平川，鲜血象喷泉涌了出来。

李总兵惊喜地站起身，顾不得整理凌乱的盔甲战袍，冲着打虎的少年一抱拳：“本帅谢壮士救命之恩！”

打虎少年慌忙擎住李总兵的双拳，扑通一声双膝跪地，连声说：“大帅休要如此，折杀奴才，折杀奴才！”

李总兵扶起打虎少年，上下打量着。只见他个头高大，满脸稚气，看样子也就十七、八岁。浓眉毛，大眼睛，宽阔的面孔黑红，颧骨突起，显得质朴强悍，深邃的目光透射着逼人的英气。身上穿的紧身粗布短衣裤，遮掩着混身使不完的力气。他暗自赞道：真是个好坯子！

大青马也过来凑趣儿，围着少年人转磨磨，把李总兵逗得直乐。他满脸堆起笑容，问：“壮士，该怎么称呼你？”

“有劳大帅动问，”少年毕恭毕敬地答道，“小人从小父母双亡，没有大号，只有个小名叫罕郎。”

“憨郎？！”李总兵哈哈大笑，“看你憨头憨脑的样儿，叫这个名字倒也贴切。你家住哪儿呀？”

“小人世居赫图阿拉（辽宁新宾）。”躬身

回答的憨郎窥视总兵的脸色，迟疑了一下说，
“因家乡连年灾荒，故流落到此，谁想巧逢大帅。”

“噢，你是满人？”

“是。望大帅恩典！”

李总兵若有所思地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憨郎，本帅念你救命之恩，欲将你收留帐下，你可愿意？”

憨郎听了喜出望外，忙跪倒在地，连磕了三个响头，说：“谢大帅收留，奴才愿侍候大帅，万死不辞！”

这时，四处狩猎的亲兵纷纷驮着猎物聚拢归来。李总兵又把大手一挥，率领人马，奔回了辽阳城。

第 二 回

设家宴，憨郎酒酣受宠
守剑楼，总兵巧设新谋

傍晚，总兵府里格外热闹。

憨郎穿着新换的锦衣，跟随着大管家李旺，穿过大开的仪门，径直来到大厅。大厅里早已红灯高挑，锦幕大张，喜烛齐明，一桌桌丰盛的酒席纵横罗列。

李总兵已经卸掉戎装，身着大红绣花锦袍，高高坐在首席的虎皮交椅上，骄矜的脸上流露出一得意的神态。两旁垂手侍立的亲兵家将，每个人腰间都佩挂着短刀利剑，整个大厅更加威严肃穆。

憨郎抢前几步，咕咚一声跪在席前，朗声地说：“奴才参见大帅！”

“免！”李总兵一摆手，笑着说：“憨郎休要行此大礼，尔是本帅救命恩人，快快请起看坐！”

管家李旺扶起憨郎，引他坐在李总兵旁边。这时，紫檀木镶嵌大理石的屏风后面，一阵环佩

丁当作响，伴随着浓郁的脂粉香气，一群丫环仆妇簇拥着几位花团锦簇的妻儿妾女，嘻笑着姗姗走进大厅。

前面的是李总兵的原配夫人张玉兰，她年约五十来岁，身材适中，一张端庄慈祥的脸庞，堆满了笑意。她在两个俊俏丫环搀扶下，直奔首席，坐在李总兵的身旁，隔着总兵笑咪咪地打量憨郎。接着，二姨、三姨、四姨、五姨也都花枝招展地鱼贯入座。唯有新纳的六姨紫薇，淡妆素雅，但那天然的明眸皓齿却更加明丽动人。她是六位夫人中最小的一个，今年才十八岁，也是深得李总兵欢心的爱妾，所以她可以坐在首席。大家落座后，李总兵把憨郎从坐位上拉起来，一一向家里人做了介绍。他转过身，对待立在身后的管家李旺一扬脸儿，李旺忙走到厅口扯着嗓子喊：“开席喽——”

亲兵家将纷纷入席，个个喜笑颜开。

在一派鼓乐声中，家人侍女们穿梭般地托着光闪闪的盘子，送上一道道憨郎叫不出名字的珍馐美味。什么驼之峰，熊之掌、鲤之尾、龙之肝、豹之胆，应有尽有。浓烈的酒香弥漫着整个大厅，勾起了人们的食欲。席间，杯盏交错，厅内乐声悠扬，歌女蹁跹。

李总兵端起侍女斟满的酒杯，冲着憨郎说：“本帅得你神力，方免虎口丧生，今天特置家

宴，略表寸心。来来，本帅敬你三杯！”

憨郎慌忙离开座席，躬身说：“憨郎何功之有，敢劳大帅敬酒！还是我自饮吧！”

“哎——”李总兵挡开憨郎接酒杯的手，豪爽地说：“知恩不报非君子，本帅这点道理还是懂的。”

“大帅若如此说，憨郎真要无地自容了！”他坚决不受李总兵敬酒。

憨郎的脸上是一团憨直忠厚的正气，没有丝毫做作的神色。李总兵点点头，“也罢，就让紫薇代本帅敬你三杯吧。”说完，冲紫薇递过了酒杯。

紫薇听了，眉头微蹙，心中不悦。但大帅之意不能违抗，只好端起酒杯，迈开轻盈的脚步来到憨郎面前，冷漠地说：“妾身代大帅敬酒，还望壮士赏脸。”

这也难怪，她本是个不愿显山露水的人，可大帅偏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个奴才敬酒，心里能高兴吗？岂不知另外几位夫人正妒火中烧，怨恨大帅单让她代为敬酒呢。

机灵的憨郎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对着紫薇深施一礼：“憨郎谢小夫人！”说完双手接过酒杯，一仰脖儿，干了这杯酒。

当紫薇提壶要斟第二杯酒时，憨郎忙夺过酒壶，诚惶诚恐地说：“请小夫人落座，憨郎一定



干了这壶。”

紫薇回眸看看李总兵，他点头说：“也罢，就依憨郎。”

憨郎两手捧着大酒壶，冲大家深施一礼，嘴对着壶嘴，咕嘟嘟，一口气儿喝干了一壶烈酒。

“痛快！痛快！”李总兵哈哈大笑，“快吃几口菜压压酒。”

憨郎开始还有点儿拘束，在众位夫人的哄劝下，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。有时夹不住那滑溜溜的海参，掉在了桌子上，也索性伸手抓到嘴里，吃得津津有味儿，逗得众人哈哈大笑，就连紫薇也忍不住了，抿着小嘴哧哧地笑着。这些，李总兵都看在眼里，他不时察看着憨郎的一举一动，这个来自小山沟的满人小后生，的确憨厚、忠勇，李总兵暗暗放心，于是，一个新的谋划在他心中形成了……

今天，李总兵也显得格外高兴，收纳小紫薇半年多了，这还是第一次看见她这么开心地笑。别看李总兵是辽东名将，统帅着千军万马，可是，对于管理自己的百口之家，他却束手无策，常常引起烦恼。因为从管家到丫环、仆妇、奶妈、厨师，都各有其主。前五房夫人，简直就是两对半冤家，争风吃醋，搂财盗宝，谁也不让分毫。只有一点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对总兵最宠爱的小紫薇，都视如仇敌，百般寻衅。气得紫薇整天

没个笑脸儿，讥讽地对他说：“好一座望族大府，冰炭同炉，各怀心腹，一塌糊涂！”李总兵明知道小紫薇受了些委屈，可也无可奈何。何况还有使他更担心的事儿呢。

紫薇进府，只带了两个贴身的小丫环，住在藏春院里。他不在家时，没个压茬儿的人看守，档不住几房亲信的搅扰，特别使他不放心的是他的宝贝儿子，和那个阴阳怪气的大管家。这两个人总是背着他去逗引紫薇，这是他一块心病。此时，他眼睛一亮，何不把憨郎派到那里，即使自己不在家，早晚对紫薇也是个照应。这个人憨直忠勇，很让人放心。想到这里，他见筵席已近尾声，便威严地咳嗽了一声。霎时，满堂寂静，阖府上下都知道大帅有要事吩咐，一个个停杯放盏，洗耳恭听。

李总兵手捻胡须，审视着众人说：“憨郎智勇双全，又是本帅的救命恩人，本帅决定收他为贴身侍卫，常住剑楼。”他那锥子似的眼睛在大厅里扫了一圈，最后落在自己的宝贝儿子李如柏和大管家李旺身上，一板一眼地说：“闲杂人等，无故不得入内。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“听清楚了，请大帅放心！”众人齐声应答。

藏春院在总兵府西侧。院中林木扶疏，花草繁茂。尤其是园中的几棵紫薇树，长得更是喜